



# 论西域民俗文化对唐诗创作的影响

## ——以酒俗和饮酒诗为核心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1)04-0172-07

### ●海 滨

[摘要] 文章考察了西域民俗文化对唐诗创作的影响情况,发现只有西域酒俗对唐诗尤其是唐饮酒诗影响最大。西域酒俗具有迷恋性、狂欢性、自由性三个特点,这在李白以及其他唐人大量的饮酒诗中都有突出表现。

[关键词] 西域 酒俗 唐诗 李白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在空前开放的唐代社会中,西域民俗文化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情格外引人注目。在诗人的创作视野中,西域民俗文化当然也具有其特殊的吸引力。然而,我们认真考察唐诗后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唐代西域的其他民俗文化的盛行情况在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中反映得极其充分,而在唐诗中的具体表现却甚为寥落,而只有酒俗文化却与此种情况相反。在西域民俗文化中,葡萄、葡萄酒以及酒俗备受诗人关注,而大量饮酒诗的特殊风貌和格调则与西域独特的酒俗文化景观相契合。可以说,西域民俗文化在唐代是“竞事纷泊”、各领风骚的,但对唐诗影响最大的当属酒俗文化。

#### 一、唐诗中所见西域民俗文化景观

元稹《法曲》描述西域胡俗时说:“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西域文化的交互传播研究”(项目编号:09BZW025)的阶段成果。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1年第4期(总第71期)

2011.No.4(Total No.71)

《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sup>①</sup>这当然是安史之乱后的情形。之前的情形呢?向达先生很全面地概括道:“李氏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太宗雄才大略,固不囿于琐微,而波罗球之盛行唐代,太宗即与有力焉。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羈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人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sup>②</sup>

将元稹之诗歌和向达之论述互相补充印证,我们可以概括唐代西域民俗文化盛行的总体情形:从宫廷王室、达官贵族到民间市井,西域民俗都受到欢迎和追捧,从唐朝的饮食、宫室等物质民俗,到节庆、娱乐等行为规范,以至于审美性比较强烈的服饰妆扮民俗等,都有西域民俗流行的天地。我们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饮食、服饰、居处和节庆等西域民俗文化景观略事考察。关于这几类西域民俗景观的具体内容和盛行状况,学者们的讨论已经比较丰富而详尽,我们不再展开,这里主要考察其在诗歌中的反映。

西域饮食文化景观。胡食以肉酪为主,见于诗歌者有牛肉、羊肉、驼肉、醃酥等食物。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写到炙牛和烹驼:“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玉门关盖将军歌》写到乳制品醃酥:“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醃酥。”流行于中原的西域面食的代表——胡饼蜚声京城内外,但在诗歌中只有白居易的《寄胡饼与杨万州》和皮日休的《初夏即事寄鲁望》反映出来过。白诗中的胡饼系烤出:“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皮诗中的胡饼系蒸出:“胡饼蒸甚熟,貌盘举尤轻。茗脆不禁炙,酒肥或难倾。”除此之外,唐诗很少有涉及胡食者。

西域服饰文化景观。胡服以毡裘为主,诗歌中略有反映,如岑参写道:“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赵将军歌》)“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胡歌》)刘商写道:“水头宿兮草头坐,风吹汉地衣裳破。羊脂沐发长不梳,羔子皮裘领仍左。狐襟貉袖腥复膻,昼披行兮夜披卧。”(《胡笳十八拍·第五拍》)耿漳写道:“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凉州词》)张籍写道:“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陇头行》)西域服饰多华丽繁富,尤其见于乐舞表演,反映这种情况的诗歌为数不少,但服饰主要是乐舞文化的附属。有一首小宫词曰:“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花蕊夫人《宫词》)这倒是着意刻写了西域回鹘衣装的特点,但遗憾的是这类作品数目寥寥。

西域妆饰文化景观。胡妆的流行被元白所诟病,但恰恰是白居易的讽喻诗《时世妆》保留了些许的记载:“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除此诗之外,详细反映胡妆的诗歌很少。

西域宫室文化景观。胡人居处多为穹庐毡帐,岑参、王昌龄等人的边塞诗提及过毡墙毳幕但较简略,如岑参:“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膺。”(《首秋轮台》)王昌龄:“碧毛毡帐河曲游,囊驼五万部落稠,敕赐飞凤金兜鍪。”(《箜篌引》)而白居易以《青毡帐二十韵》为代表的十余首毡帐诗则具体而微地介绍了毡帐之由来、形制以及自己在毡帐中待客饮宴、生活起居的细节,如《青毡帐二十韵》曰:“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毡。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王家夸旧物,未及此青毡。”但遗憾的是,这类毡帐诗仅以白居易的诗为代表,缺乏普遍性。已有学者全面深入地讨论了这个话题,<sup>③</sup>此处不赘述。

西域之宫室居处的另一个典型是来自拂林的自雨亭子。根据《唐语林》和两《唐书》的描述,亭子略似于清代圆明园之水木明瑟之类,是皇室、豪门夏天避暑纳凉的绝佳去处。也许是绝少之故,只有刘禹锡《刘司马水亭避暑》略有反映。<sup>④</sup>

① 元稹:法曲[A].冀勤点校.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282.

②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42.

③ 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与唐朝社会的胡风[J].唐研究,(5).

④ 刘禹锡.刘司马水亭避暑[A].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319.

西域节庆娱乐文化景观。这方面以带有狂欢性质的泼寒胡戏为代表,历史记载很丰富,群臣谏止此戏的事也不少,但有所反映的诗歌,只有张说的《苏摩遮》五首。<sup>①</sup>

在历史文献和考古文物所展现的世界里,在民俗学和文化学的研究著作中,西域饮食、服饰、妆饰、宫室、节庆娱乐等民俗文化景观的命题不仅是成立的、成熟的,而且是丰富的,甚至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但是,诗歌反映的情况与之对照,则是严重不对称的。西域民俗文化的绝胜景观在诗歌的世界里几乎找不到对应的文学反映,似乎只有寥落的几个民俗事象的要素或个案而已。

唯一的例外就是西域的酒俗文化。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古文物的实证都显示出,唐代酒俗文化是相当成熟和发达的,而唐诗中关于酒俗的诗歌则数量众多而内容丰富,这两个方面是相称的。

## 二、西域酒俗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为便于展开讨论,我们先简述汉唐之际西域的酒俗文化。

在西域早期历史上出现的塞人善饮酒。《中亚古国史》详细叙述了塞人使用兽角杯饮用马乳酒和葡萄酒的生活状况:

我们更知道,塞西安人及萨尔马希安人,和后世的中亚居民一样,……一种发酵了的马乳,吃的人很多,成为最重要的日常食品。这种发酵了的马乳,希腊作家称之为“Oxygala”,无疑地就和现时中亚各地普遍食用的马乳酒(Kumis,这是一个突厥名称)完全一样。……我们又知道,塞西安人和萨尔马希安人除了马乳酒外,也很欢喜葡萄酒。……制造和保藏马乳酒,用木筒。……塞西安萨尔马希安人并非完全不知道陶器,但因为他们是游牧生活,所以很少注意陶器的制造,却欢喜应用比较坚固的器皿。例如饮酒的杯,便是用兽角制成的。<sup>②</sup>

秦汉之际驰骋西域的匈奴人善饮酒,他们在与汉朝的政治、军事、经济交往中获得了大量的酒。贾谊《新书·匈奴篇》就指出,匈奴多饮酒。<sup>③</sup>《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军法规定,“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高祖患匈奴,“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老上单于时,中行说降单于,屡为汉患,“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絮缯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为乎?’”汉文帝致匈奴的国书中说:“汉与匈奴邻敌之国,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林檎金帛丝絮它物岁有数。”<sup>④</sup>《史记·卫将军列传》记载:“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咸击匈奴。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sup>⑤</sup>《汉书·西域传》记载略同《史记》上述记载。《汉书·匈奴传》则记载,征和三年贰师将军降匈奴,征和四年单于致汉国书要求:“取汉女为妻,岁给我酒万石,糴米五千斛,杂缯万匹。”<sup>⑥</sup>《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还记载大月氏、乌孙、大宛、大夏、康居、奄蔡等西域诸族、诸国之嗜酒,情同匈奴。

魏晋之际西域嗜酒之风,可从精绝国佉卢文木牒文献见其一斑。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公元3至4世纪的精绝国佉卢文木牒残卷中有很多账单文书,其中一份账单详细记载了这样的事实:鄯善王夷都伽·摩夷利陛下在位之十一年六月,鄯善皇后去于阗旅行,路经凯度多(精绝)等地,途中饮食有葡萄酒、谷物、面粉。根据

① 张说《苏摩遮》[A].全唐诗[Z](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977.

② [美]W.M.麦高文著,张巽译.中亚古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8.53.

③ (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138.

④ 史记[M](卷一百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2892~2907.

⑤ 史记[M](卷一百一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2925.

⑥ 汉书[M](卷九十四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3780.

卫斯先生的计算,鄯善皇后此次旅行共用去谷物、面粉约 1237.5 公斤,葡萄酒 937.5 公斤。可见葡萄酒是鄯善、精绝皇廷贵族的一种日常生活必需品,与粮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粮食是每日必吃,葡萄酒是每日必喝。<sup>①</sup>

隋唐之际的突厥依然嗜酒。蔡鸿生先生考证,突厥人是牧马人,突厥酒也是马奶酒,突厥人也嗜酒。早期突厥的十等官号,有两种就是用酒及酒器命名的。<sup>②</sup>

《隋书·突厥传》云:“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sup>③</sup>《隋书·流求传》载:“凡有宴会,执酒者必待呼名而后饮,上王酒者亦呼王名,衔杯共饮,颇同突厥。”<sup>④</sup>既然流求宴会颇同突厥,那么突厥饮酒之“歌呼相对”也大致可以想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了突厥迎客纵酒的场面。唐初玄奘赴西天取经,途次碎叶城,在那里拜会了统叶护可汗(Ton-yabghu),受到了上宾待遇:“法师去帐三十余步,可汗出帐拜迎,传语慰问,讫,入座。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为法师设一铁交床,敷褥请坐。须臾,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蒲萄浆奉法师。于是恣相酬酢,窳浑钟碗之器交错递倾,僛休兜离之音铿锵互举,虽蕃俗之曲,亦甚娱耳目、乐心意也。”<sup>⑤</sup>

粟特人亦酷爱饮酒。生活在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操东部伊朗方言的中亚古代民族,从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沿丝绸之路及周边的于阗、楼兰、高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大小城市形成一个移民聚落。吐鲁番的崇化乡、沙州的康艳典葡萄城不仅是粟特移民的重要聚落,而且是他们种植葡萄和酿酒的乐园,那个精致的巨罗正是他们带到中原的。西安北郊井上村北周凉州萨宝史君墓、西安市北郊大明宫乡北周安伽墓、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隋朝虞弘墓等粟特墓的墓门、墓室以及石棺床,天水市石马坪文山顶石棺床,安阳出土的北齐浮雕石棺床,日本 Miho 美术馆所藏的石棺床等的雕绘图中差不多都出现了葡萄纹样、葡萄园实景图、人物对饮图和大量的盛酒器物图。唐诗中的粟特胡儿形象也总是和葡萄、酒盏相联系:“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李端《胡腾儿》)“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这些都证明粟特人也酷爱饮酒。

西域诸国诸族嗜酒善饮给中原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唐代出现了以“酒胡”命名的劝人饮酒之具。它是用木头刻的胡人相貌的木人,下端为锥形,置于盘中旋转,木人倒下时所指向者当饮酒。后世也有不少记载,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席间刻木为人而锐其下,置之盘中左右欹侧,傲傲然如舞状,久之,力尽乃倒。视其传筹所至酬之以杯,谓之劝酒胡。”<sup>⑥</sup>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儿童嬉戏有不倒翁,糊纸作醉汉状,虚其中而实其底,虽按捺旋转不倒也。考之《摭言》,则唐人已有此物,名酒胡子,乃劝酒具也。”

唐代的酒胡子情状可以从诗歌中得其仿佛:

遣闷多凭酒,公心只仰胡。挺身唯直指,无意独欺愚。(元稹《指巡胡》)

红筵丝竹合,用尔作欢娱。直指宁偏党,无私绝觊觎。当歌谁擢袖,应节渐轻躯。恰与真相似,毡裘满颌须。(徐夔《酒胡子》)

① 卫斯.唐代以前我国西域种植葡萄历史疏证 ——试论精绝国、高昌国葡萄园土地所有制与酒业管理之形式[J].西域研究,2005,(专刊).

②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8.

③ 隋书[M](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1864.

④ 隋书[M](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1824.

⑤ (唐)惠立、彦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28.

⑥ 四部丛刊[A]第34册.墨庄漫录[Z](卷八).上海:上海书店,1985.5.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重印.



同心相遇思同欢 擎出酒胡当玉盘。盘中觥觥不自定 四座清宾注意看。可亦不在心 否亦不在面 徇客随时自圆转。酒胡五藏属他人 十分亦是无情劝。尔不耕 亦不饥。尔不蚕 亦有衣。有眼不能分黼黻 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 眼何碧 仪形本非天地力。雕镌匠意苦多端 翠帽朱衫巧妆饰。长安斗酒十千酤 刘伶平生为酒徒。刘伶虚向酒中死 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眼 空令酒胡名酒胡。(卢注《酒胡子》)

元稹诗虽简括,但明确指出指巡胡(酒胡子)在喝酒遣闷时使用。徐夤诗则描绘了一个酒宴上“毡裘满颌须”的酒胡子。描写最详细的是卢注的《酒胡子》。原诗前有序,可见于《唐摭言》:“二三子逆旅相遇,贯酒于旁舍,且无丝竹,以用娱宾友,兰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置于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觞之胡人,心俛仰旋转,所向者举杯。胡貌类人,亦有意趣,然而倾侧不定,缓急由人,不在酒胡也。”<sup>①</sup>序文与诗歌可相互印证。从这几首酒胡子诗可以看出,酒胡子都是碧瞳、多须、深目、高鼻,与李白《上云乐》中康老胡雏“碧玉灵灵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的相貌有着共同的特点,是比较典型的西域胡人相貌。

这个小小的酒胡子道具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西域胡人与酒的密切关系。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总结出西域酒俗的几个特点:

迷恋性。西域的酿酒史和饮酒史很长,至少从塞人就开始了。饮酒习俗既有漫长而稳定的传统,又流行在广阔的西域各地,无论哪个民族或者政权主宰,饮酒习俗都被保留和强化,逐渐成为西域诸族共同的物质生活习俗和情感表达方式。西域人对酒由喜好到迷恋,有时甚至成为嗜欲。

狂欢性。西域的酒俗并不强调酒令,至于酒胡子,则是最简单有效而快速的劝酒形式。但陈酒往往设乐,以音乐表演为佐,以男女歌舞相酬,肆意恣纵,快意当前,狂欢尽兴,期在必醉。这与西方的酒神精神很相似。

自由性。西域诸族自有其礼法,但与中原差异甚远,自中原文化角度观之,则显得违背礼法常伦。西域诸族饮酒目的主要是娱耳目、乐心意,并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强调长幼尊卑之礼,因此酒宴之上可以上下平等,直呼其名,任性自由,衔杯共饮。

### 三、西域酒俗文化对唐人饮酒诗的深刻影响

西域酒俗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唐代诗人的创作,尤其是饮酒诗,大量记载了西域的葡萄美酒、酒器巨罗以及佐酒的胡姬。这是一种显性的表现,笔者在专文《唐诗所见葡萄及葡萄酒文化景观》中有详细论述。<sup>②</sup>西域酒俗文化对唐人饮酒诗的另外一种影响是隐性的,即大量的饮酒诗虽没有直接记录西域酒俗,但其中表达的内容、流露的感情倾向和精神气质与上述西域酒俗的特征暗合。我们以诗仙李白为重点,结合其他诗人的饮酒诗作讨论。

迷恋性。在诗作中,无论是自写还是写人,李白总是在反复表达对酒的纯粹渴望,如“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笑歌行》);“愿扫鸛鹑洲,与君醉百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预拂青山一片石,与君连日醉壶觞”(《早春寄王汉阳》);“此江若变作春酒,垒麹便筑糟丘台”(《襄阳歌》);“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三)等等。《月下独酌》其二所谓的“天地既爱酒,饮酒不愧天”则是其嗜酒宣言了。后人在追忆李白人生时也往往强调其嗜酒态度。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曰:“卧必酒瓮,行惟酒船。吟风咏月,席地幕天。”<sup>③</sup>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曰:“敬尝游江表,过其墓下,爱其才,壮其气,味其嗜酒,知其取适,作碑于墓。”<sup>④</sup>李白饮酒,固然有相当的消息遣兴的原因在,但不可否认,不少诗篇和诗句

① (五代)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M]卷十“海叙不遇”,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96~197.

② 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C](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55~280.

③ 安旗主编,《新版李白全集编年注释》[M](附录),成都:巴蜀书社,2000.1837.

④ 同上,第1838页.

表达的是李白的天性中对于美酒本身纯粹的迷恋 其《月下独酌》之二中的“但得酒中趣 勿为醒者传”表达的就是这种感受。这一点 李白是得力于时代之助的 当然也与西域的酒俗暗合。

就嗜迷美酒而言 其他诗人的宣言并不亚于李白：“但令千日醉 何惜两三春。”(王绩《尝春酒》)“还持千日醉 共作百年人。”(王勃《春园》)“十千兑得余杭酒 二月春城长命杯。”(丁仙芝《余杭醉歌赠吴山人》)“能向花前几回醉 十千沽酒莫辞贫。”(崔敏童《宴城东庄》)“不用积金著青天 不用服药求神仙。但愿园里花长好 一生饮酒花前老。”(张籍《春日行》)“一饮解百结 再饮破百忧。……我愿东海水 尽向杯中流。”(聂夷中《饮酒乐》)“何如饮酒连千醉 席地幕天无所知。”(韩偓《惆怅》)而元结《石鱼湖上醉歌并序》则是最有特色的 他在序中描述了石鱼湖上醉酒的情景 在诗中就展开想象 敷演开来：

石鱼湖 似洞庭 夏水欲满君山青。山为樽 水为沼 酒徒历历坐洲岛。长风连日作大浪 不能废人运酒舫。我持长瓢坐巴丘 酌饮四坐以散愁。

李白曾将一江汉水喻为酒 元结则把石鱼湖胜景喻为洞庭君山 接着又把山比为酒樽 把水比为酒沼 同列的酒徒则持瓢酌饮 好不快意！

狂欢性。在诗作中 李白纵酒畅饮总是离不开音乐歌舞 如：“蹙入青绮门 当歌共衔杯。衔杯映歌扇 似月云中见。”(《相逢行》)“击筑饮美酒 剑歌易水湄。”(《少年行》其一)“溧阳酒楼三月春 杨花茫茫愁杀人。胡雏绿眼吹玉笛 吴歌白纻飞梁尘。丈夫相见且为乐 槌牛挝鼓会众宾。”(《猛虎行》)“诗因鼓吹发 酒为剑歌雄。对舞青楼妓 双鬟白玉童。”(《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胡人叫玉笛 越女弹霜丝。……扬袂挥四座 酩酊安所知？齐歌送清扬 起舞乱参差。”(《九日登山》)等等。觥筹交错的豪饮和曼舞飞歌的欢娱互相生发 李白与众同乐 狂歌醉舞：“永夜达五更 吴歊送凉杯。酒酣欲起舞 四座歌相催。”(《过汪氏别业》)“龙泉解锦带 为尔倾千觞。”(《夜别张五》)这种狂欢的情形与前述《隋书·突厥传》中“饮马酪取醉 歌呼相对”的记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窳浑钟碗之器交错递倾 僭休兜离之音铿锵互举”的描述以及《酒胡子》诗的描述又何其相似！

就歌舞狂欢伴美酒而言 唐代诗人的类似表达还很多：

春来酒味浓 举酒对春丛。一酌千忧散 三杯万事空。放歌乘美景 醉舞向东风。寄语尊前客 生涯任转蓬。(贾至《对酒曲二首》其二)

鸣环动珮暗珊珊 骏马花骢白玉鞍。十千斗酒不知贵 半醉留宾邀尽欢。银烛煌煌夜将久 侍婢金鬟泻春酒。春酒盛来琥珀光 暗闻兰麝几般香。乍看皓腕映罗袖 微听清歌发杏梁。双鬟美人君不见 一一皆胜赵飞燕。迎杯乍举石榴裙 匀粉时交合欢扇。(权德舆《放歌行》)

罢胡琴 掩秦瑟 玲珑再拜歌初毕。谁道使君不解歌 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 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 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 使君歌了汝更歌。(白居易《醉歌(示伎人商玲珑)》)

这三首诗的共同点就是将沉醉美酒与歌舞笙箫结合而写 美酒因歌舞而愈加醇厚 歌舞在醉者眼中越发动人。当酒宴从轻歌曼舞一路到了狂歌醉舞时 诗人的酒兴诗情也达到了顶峰。

自由性。李白在达到癫狂状态时 就远远突破礼的节制 以平等自由的态度面对周围的一切。无论是青山绿水 还是黄鹤楼、鹦鹉洲 无论是山中幽人 还是公子王侯 既有可能在李白的醉眼中成为真率坦荡的诗朋啸侣 又有可能被李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任意驱遣：“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 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划却君山好 平铺湘水流。”(《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其三)“昔在长安醉花柳 五侯七贵同杯

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东太守醉起舞。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描绘“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恐怕就是这个状态最形象的注脚了。可以说,这时李白饮酒才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当然,回味一下《隋书·流求传》中“执酒者必待呼名而后饮,上王酒者亦呼王名,衔杯共饮”的记载,二者也有相通之处。

就酒后醉中所释放的生命本真的自由而言,唐代其他诗人的表达也很充分。王绩大隐取醉,认为饮美酒才能超越礼乐诗书的束缚:“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王绩《赠程处士》)权德舆感叹人世处处樊篱,只有杯中物才能令人解脱:“区区此人世,所向皆樊笼。唯应杯中物,醒醉为穷通。”(权德舆《早发杭州泛富春江寄陆三十一公佐》)当这些束缚与樊篱解除了后,人的勇气、胆识和豪情就自然涌出了。年轻的韩愈醉倒在王司马家的芍药花下,还在肆无忌惮地放言:“一尊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韩愈《王司马红芍药歌》)杜甫与郑虔虽皆寒苦,但得钱即开怀对饮,忘形你我:“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杜甫《醉时歌(赠广文馆博士郑虔)》)而卢纶在与张翁对酒时,则以卢叟自称,二人歌呼相对,颇有些前文突厥酒俗的意味:“张翁对卢叟,一榼山村酒。倾酒请予歌,忽蒙张翁呵。……卢叟醉言粗,一杯凡数呼。回头顾张老,敢欲戏为儒。”(卢纶《与张擢对酌》)

唐诗中堪为西域酒俗文化景观的迷恋性、狂欢性和自由性做注脚的不仅是李白,也不仅是上述这些作品,如果我们将元稹《先醉》、《独醉》、《宿醉》、《惧醉》、《羨醉》、《忆醉》、《病醉》、《拟醉》、《劝醉》、《任醉》、《同醉》、《狂醉》、《有酒十章》,白居易《何处难忘酒七首》、《不如来饮酒七首》等14首劝酒歌,皮日休《酒中十咏》、《奉和添酒中六咏》等综合起来考察,这些特征同样鲜明而突出。

[收稿日期]2010-12-09

[作者简介]海滨(1970~),男,回族,新疆昌吉学院副教授,博士。昌吉 831100

## On the Effects of Folklore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on Tang Poetry Creation: Focusing on Wine Customs and Drinking Poems

Hai bin

**Abstract:** By exploring the effects that folklore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made on Tang poetry creation, the author finds that only wine customs deeply affected Tang poems, especially drinking poems. The wine custom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atuation, carnival and freedom, these were fully expressed in drinking poems composed by Li Bai and other Tang poets.

**Key words:** the western regions; Tang poetry; Li Bai